



## 笔记

## 扭腰 张建新

见麦穗沉甸甸，有尝新麦的念头，伸手摘穗，腰扭了下。好几年没扭腰了，过去好扭，习惯性扭腰，打个喷嚏，弯腰拾物，转动梯子，甚至和人说笑，都能将腰扭得不像样子，得卧床休息好几天。一次在办公室扭腰，竟不能动，同事见了，忙七手八脚把我抬到医院，闹了场不大不小的风波。有人说我因某事拍案而起，硬是气的。实际上啥也不为，就是挪动屁股下椅子造成的。医生说我腰肌无力。推拿的说我脉络不通。调侃的人说，水蛇腰……水蛇摆来摆去的扭，这不像，我也不认。

儿时在农村生活，知腰重要，腰若不行，挑不起担子，干不成重活，膀大腰圆，才是农家一把好手。农家娶媳妇，两样要具备，一要屁股大，二要腰粗。屁股大会生养，腰粗能负重。负重包涵多，农家活，栽、锄、割、挑、脱、犁田、打耙，有哪样不要负重而起，不要用腰的。

村子里的二柱有些文化，高中毕业回乡务农，家里托人给他“讲人”，也就是对象。二柱不满意，可原因不说。问急了，才对妈说：腰有水桶粗。二柱想着女同学，细细的腰，风吹杨柳摆。妈对二柱一顿好骂，说：就这腰，至少能挑一百二十斤，你福气。二柱拗不过，还是将粗腰女子娶回了家。粗腰女子真是一把好手，田地里活一摸不硌手，连家中的吃水、用水一年到头都是她挑。二柱游手好闲，时不时拿本书读，酸酸的读。粗腰女子好，我称之为嫂子，还真没听说过她扭过腰，村里人把扭腰叫做“炸腰”。“炸腰”倒是很形像，就那么一惊一乍的，腰疼得直不起来。二柱后来当了老师，和粗腰女子和和气气过了一辈子。

年老了，二柱好搂住嫂子的粗腰散步，说这样走得踏实。

村子里的小玲被称之为“水蛇腰”，走路腰身一扭一扭的，老人们说她“扭麻花”。小玲还真沾

了水蛇腰的光，文工团招人，七挑八挑的看中了小玲，严格来说是看上了小玲的水蛇腰。一出戏里要有反派，女反派一定是水蛇腰。小玲进了文工团，专演反角，扭她的水蛇腰。那些年，戏不多，戏下乡村，人都捧着看，今张家村明李大庄，反正晚上有的是时间。

别以为是捧着看戏里故事，实际上是捧着看人，人还主要看的是小玲，看她的腰一扭一扭的。扭腰好看，连带着一个人都好看。

小玲的名气大了，但仍只能演反角。县里的一个什么主任看上了小玲，对小玲的腰入迷，托了人去讲亲，小玲却毫不犹豫拒绝了。主任口碑差，欺男霸女的事暗中没少干。小玲早已有心上人，团里打小锣的敲在她点子上。县里的主任动了不少心思，比如让她演主角、当副团长。小玲腰挺直直的，不愿意，还是上台扭她的反派腰。不过，后期发生了变化，小玲演了一个主角又一个主角，成了台柱子。

为习惯性扭腰，我求过不少医生。医生说：多运动，少坐卧。我听话，运动不停，还真的见了效果，腰听话，发作的间歇越来越长，冷不丁疼上一下，也就草草收场。

一年去山里，常见石和石的间隙里杵着粗粗细细的棍棒，好奇，问了一个又一个人，这是干什么的？都说不知。遇见一个“背山”的中年人，我问同样的问题。背山人说：治腰疼的。背山人指指自己背上的重物，又拍拍腰，是了，如此重物是要支撑的。

我学着山里人的样子，寻了根棍子，撑在山石之间，给自己去去压，看可能治好腰疾。山石虽重，但不屈的筋骨也是能挺起的。二柱和小玲我和他们都有交往，二柱得益于粗腰老婆，小玲好在细腰。粗腰好还是“水蛇腰”好，能说出个一二三来，可又为什么要说呢？

## 行走

## 走进清华

张时卫

这次我专程赴京，一则探望在京求学的小外甥，二则圆心底深藏已久的清华之梦。车行至清华西门，遥遥望见那座气度恢宏的校门，尘世所有浮躁喧嚣瞬间沉淀于心，一股敬畏与肃穆之感油然而生。抬眸间，一身书卷气的小外甥含笑立在路旁，引我步入这座百年校园。

冬日的清华园，静谧清宁，雅致入骨。薄云漫卷，暖阳倾泻，细碎金辉覆满校园，结冰的湖面折射出粼粼银光，澄澈动人。亭台楼阁错落掩映，古韵悠悠，兼具北方园林的大气与江南庭院的温婉。门前景观石上，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的八字校训，镌刻深沉、历久弥新。这短短八字，不是冰冷的铭文，而是清华百年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，是代代学子躬身践行的立身准则。肇始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，植根于清代熙春园旧址，历经康、雍、乾、咸四朝滋养，百年风雨浸润，一草一木皆含书卷气，一砖一瓦皆载文明魂。它西接燕园文脉，毗邻圆明园遗址，东街都市繁华，五千亩校园沃土，承载着百年沧桑与时代荣光。

小外甥为我引路，缓步穿行园中，娓娓诉说这里的百年过往。工字厅横贯东西，将校园分为两区，西枕近春园，东拥清华园。我们先行踏入近春园遗址，这里曾是康熙御用行宫，位列“圆明五园”之列，亦是咸丰帝旧时居所。昔日园林盛极一时，却在百年浩劫中尽数零落，繁华散尽，沦为荒岛。唯有一汪荷塘岁岁相守，静默留存文脉余韵。园西北的汉白玉拱桥，世人称之为“状元桥”，静立荷塘之上，连通孤岛与岸，无声寄寓着对莘莘学子勤学笃行、前程似锦的美好期许。穿桥而行，哈亭静谧、临漪榭雅致、莲桥婉约，古建风骨犹存，斑驳的岁月痕迹爬满梁柱砖瓦，无声诉说着百年荣辱与沧桑变迁。

这片冰封荷塘，便是朱自清先生《荷塘月色》的原生故土。冬日无碧叶田田、无月色笼烟，却褪去了俗世浮华，多了几分清宁温润的风骨。东山之上，月色亭静穆伫立，专为纪念先生而建。六角攒尖，青瓦凝霜，红柱含韵，亭内“荷塘月色”黑底金字匾额，清隽挺拔、气韵悠远。以传世名篇筑亭立匾，古今罕见，足以见得这段文字的文学分量，更见清华对人文风骨的珍视与传承。

越过开阔的青青草坪，清华大礼堂巍然矗立，庄严肃穆，气度非凡。作为清华早期四大建筑之首，古典廊柱形制古朴典雅、沉稳大气，高悬的“人文日新”匾额，历经百年风雨，依旧熠熠生辉、光彩不减。草坪前方的日晷，是1920届校友赠予母校的珍贵献礼，盘面之上，“行胜于言”四字校风，道尽清华精神的内核：不尚空谈、唯重笃行，不求浮华、只求实干。恰如百年校史所印证的那般，清华的风骨，从来不在喧嚣的标榜，而在默默地坚守；清华的力量，从来不在空洞的口号，而在脚踏实地地奔赴。

行至园中之园——水木清华，景致骤然清雅空灵。相传为康熙御笔的“水木清华”四字匾额，取自东晋诗文，诗意悠远、气韵天成。两侧楹联对仗工整、笔墨隽永，一诗一联、一亭一水，尽藏东方园林的极致风雅与中式诗意。移步清华图书馆，1919年落成的老馆红砖质朴、黛瓦沉静，拱形门窗温润雅致，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制，内敛沉稳，藏着百年学府的低调底蕴。

暮色渐临，晚风微凉，随外甥走入校园食堂。烟火氤氲、暖意融融，最动人的景致，却不在饭菜馨香，而在灯火之下、餐桌之旁，不少学子手捧书卷、凝神默读，心无旁骛、笃学不倦。

世人皆赞清华学风鼎盛、治学严谨，今日亲眼所见，方真正读懂：大学之大，非在高楼大厦、宏阔庭宇，而在大师云集、文脉永续，更在青年初心不改、笃行不怠。这里的少年，眼底有星光，心中有热爱，胸中有山河。他们将“自强不息”刻进骨血，将“行胜于言”融入日常，以纯粹求知对抗浮躁世事，以深耕坚守不负青春韶华。

## 随笔

## 草木烬处是安然 徐启玖

“明天去东岗头铲草皮吧，别整日在家愁眉苦脸，考不上也不要命，回来我教你种田，也能过上安稳的日子。”

那年夏天中考刚落幕，前途未卜，蛰居在家，我终日都在等待和焦虑中煎熬。父亲没有责备，也没有说教，这句淡然朴实的话语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正是这句看似轻飘飘的叮嘱，我走出家门，奔赴炎炎烈日，在乡土劳作中重新淬炼自己。

次日清晨，我便戴了顶旧草帽，肩上搭条洗得泛白的毛巾，扛起铁锹，便向村东岗头走去。烈日悬于天际，像一团炽热的火球，炙烤着大地。树上的蝉鸣如潮水般涌来，一浪高似一浪。铁锹触地的瞬间，反作用力顺着木柄传来，震得虎口直发麻。不消片刻，豆大的汗珠便从额角，脖颈滚落下来，被汗水浸透的衣衫，紧紧贴在脊背，令人难受极了。

东岗头是片荒坡，巴根草长势繁茂，细密的根系纵横交错，紧紧攀附在泥土里，像块巨大的绿毯铺在地上。前日刚下过一场暴雨，现在愈发浓郁，草根盘结更加紧实，一锹下去，总被地下的硬疙瘩弹回来。有时铁锹撞上石头，“噌”的一声，溅得火星四射。反复几次，铁锹口已卷了边。我找来扁石，俯下身，在锹口上磕，“砰砰砰”磕了半天，刃口才勉强平了些，却留下几道歪歪扭扭的印痕，仿佛每一道都刻着劳作的艰辛。

铲草皮也要讲究技巧。铲起来的草皮得连根

翻过来，让带土的那面朝上。草根白白的，缠着湿润的泥土，经烈日一曝，就收得硬邦邦，褪去了绿意，软绵绵牵拉着脑袋，没了往日的生机。

待到傍晚时分，我将晒干的草皮连土带草归拢成堆，中间掏个洞，引燃干草，小火便由内而外慢慢焖烧。这便是乡间独有的沤粪技艺。草木与泥土在烟火中慢慢淬炼，袅袅青烟裹挟着泥土的气息，漫遍整个岗头。浓烟呛得眼泪直流，我却迟迟不愿离开脚步，静静目着这堆烟火，一颗浮躁的心在烟火氤氲中慢慢沉静。

一夜闷烧，草皮化作细腻松软的草木灰，待到秋冬播种时节，小麦、油菜落种入土，一把草木灰轻柔撒下，如同给初生的种子覆上一层暖被。不过数日，嫩绿的幼苗便会破土而出，挨挨挤挤迎着晨光舒展身姿，荒芜的田垄，便有了生生不息的希望。

那些时日，我日日奔向荒坡铲草皮。毒辣的阳光、流汗的劳作、弥漫的烟火，看似枯燥辛苦，却成了我治愈迷茫的良药。满心的忐忑与浮躁，在一次挥锹、翻土、焖烧中被慢慢消解。我渐渐明白，跳出农门是前路，归耕故土亦是归途，无论前途如何，皆是人生的修行。

那日当邮寄员送来我的中专录取通知书时，预想中的狂喜并未汹涌而来，心底却只剩一片澄澈的平静。历经烈日与烟火的淬炼，我早已褪去烦躁轻狂，懂得顺其自然，踏实前行。

岁月倏忽而过，城市烟火更迭，可东岗头的草木清香、烟火气息，还有父亲的话语，始终萦绕在我记忆深处。草木烬处是安然。那些坚韧的巴根草，扎根泥土，不惧骄阳，历经烈火淬炼，最终化作滋养庄稼的养分，换来大地的丰收。

人生不正是如此吗？

